

【人生边上】

命运眷顾我一回

——1978年高考记事

□崔秋立

直到现在,我依然认为,1978年我能考上山东大学,是命运的眷顾。

小时候,在我们那一带多是“引车卖浆者流”的家庭里,我算是启蒙早的,得益于祖父。他有老私塾底子,教我识字、下棋。五六岁时我就认得不少汉字,能看连环画,小学一二年级课本都能读,什么“小河流过我门前,我请小河玩一玩”等,倒背如流。那时,这已经很不容易,像是神童。假如从此能够得到系统教育、精心灌溉,或许能成个什么人物。可惜赶上了“文革”,整整十年,就没正经上课。

在中学的校园里常见到这样的场面:上课铃响了,没人进教室,学生们依然在教室外的走廊里打打闹闹,把准备上课的老师推来挤去,甚至把他的帽子抢下来扔向空中,老师只能尴尬地捂着头护住那点尊严。中学毕业了,就去农村接受再教育,榜地推小车子。所以,当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,有一种傻了眼的感觉。就这种底子,怎么考大学?“文革”后有一部电影叫《噩梦醒来是早晨》,就是我们当时的感受。直到大学毕业工作了,我还做过噩梦:单位要考数理化,考不过去就得开除,回去重上中学,我拿过卷子一看什么也不会,急出一身冷汗。醒来,定定神,确认我已经大学毕业了,文凭在抽屉里安安稳稳地放着,这才长出一口气,心还突突跳半天。

但面对高考,我仍然想试试,毕竟上大学是我的理想。我虽然踊跃上山下乡,但从没打算扎根农村一辈子,而是想好好表现,争取有机会被作为工农兵“推荐”上大学,“曲线救国”。现在高考来了,不用再等推荐,更得拼一拼。虽然数理化基本不会,但还看了不少闲书,并且常写小评论、大字报,也有些小名气,考文科或许还有些希望。于是找来一些地理历史书背了几个晚上就匆匆上阵。

记得1977年冬天高考,天很冷。考点离我们村很远,我提前蹬着自行车住到附近的知青点上,和几个知青挤在一间小屋里。晚上,没有电灯,借着煤油灯盖着被子背书,正昏昏欲睡,却见一知青哥们儿不睡觉,仍在灯下奋笔疾书,我以为也是在备考,好奇地凑过去一看,原来是在抄一部小说——《少女之心》,我随手拿过来翻翻,不想没看几行竟上了瘾,放不下手,一口气读完。真没想到世界上还有这么惊心动魄的东西,不亚于后来《金瓶梅》的感觉。第二天晕晕乎乎就上了考场。两天考试,一塌糊涂。数学都不会,其他的也不知考了些什么。

当然是名落孙山。于是乎充满挫败感,觉得这大学虽好,离得太远,好梦难圆,不如现实点儿,赶快办个“顶替”回城当个工人,将来在厂子里当个宣传员,戴一副袖袖,办个宣传栏,写个黑板报,也挺体面。正在打退堂鼓之际,北京的姑父来信了,他老人家是工人中的文化人,对上大学看得很重,并认定我是那块材料,便三番五次鼓励甚至逼迫我不能放弃。被“逼”无奈,只好再辛苦一回,

好在1978年改为夏天招生,相隔只有半年,咬咬牙能够坚持。在知青点,我是组长,不上工怕人攀比,有时就躲在宿舍里把自己反锁在里面复习。

高考将临,请假回家,赶上山师办复习班。那时高校办培训班不为挣钱,是为帮助年轻人把被“四人帮”耽误的时间“补”回来,所以不收费,但要有听课证,一证难求。发小老李不知从哪里搞到一张,我俩找几个大小差不多的卡片造了一张,好在都是晚上上课,山师礼堂门口灯光昏暗,进门时给看门的一比画,还真糊弄进去了。大礼堂内人山人海,座无虚席,窗台上都是人,很多人都席地而坐,但都聚精会神,满屋子充满着渴望,燃烧着激情。此情此景终生难忘,再也没有遇到过。虽然只听了两次课,却是醍醐灌顶、茅塞顿开。

终于到了考试那天,好运开始了。照例住在就近的知青点上,但不再有《少女之心》打搅,一夜睡得踏实。第一天上午考语文,让我喜出望外。那作文题出得太有学问了,简直就是扬我之长,避我之短。给一篇千把字的文章,题目叫《速度问题是政治问题》,说的是如何大干快上、快速实现现代化,要求“缩写”至五百字之内。从那以后的几十年,好像再也没有过这样的高考作文题!我只会写大字报、小评论,到了农村除了写写日记,几乎不动笔。这次偏偏不用我“亲自”写,而是把别人写好的压一压,考的是阅读能力,这个我有把握。我读过不少书,有时一晚上读一本长篇,专拣有意思的地方读,哪是重点能抓住,因此很快完成。下一门是数学,最没底儿。拿到卷子

心头一松。文科和理科有差别,最难的题文科不做,减轻了压力。剩下的一个大题竟然让我转弯抹角地给悟出了,半年的时间没白费,实现了从零分到60分的跨越。自此我认为还有点数学天分,否则如今“够级”、“手把一”不会打得如此精到。其他的政治历史地理也都答满了卷子,没出什么意外。

但因为上次高考的挫折,我很低调,谁问都说考得一般,以至于家人担心,埋怨我,说谁谁考得挺好,你怎么搞得不如人家。我听着、忍着,就不放声。终于一天从公社里传回消息,说我们大队有一个人考上了,心里预感到就是我,跑不了。急忙赶到公社,见门口贴着一张信笺,用钢笔写着一串人名和成绩,我的名字赫然在列,而且还过了重点线,五门课358分。全公社只有两个过重点线的,文科是我,理科也是一位济南知青,两个知青给公社长了脸。下一步就是报志愿,什么都不懂,全部报的山东大学,只是专业不同。也许山大招生的看我那么虔诚,那么执着,深受感动,实在不好意思不录取,于是我便第一志愿被录到山大中文系。拿通知书那天,我和另一位知青相约从济南回公社,下了火车还有20多公里,我们一边走,一边等着蹭拖拉机。八月天太阳正毒,汗流浹背,见路旁有个大水坑,不管深浅,脱了光屁股就下去,痛快了一回,所幸没出什么危险。

于是,我就靠勤奋和这点运气进了山大,没有顶替到工厂去写黑板报。后来,本要顶替去的那家厂子倒闭了,厂长都去摆摊卖羊肉串了,别说是宣传干事了。真悬。



实,山大、山师,我当时都没有任何了解。第二、三志愿,就是点缀性的了,我依次填了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,想来颇为好笑。

高校确定之后,就是报专业。这时家人没有发表意见,我就按自己的兴趣,全部填报了历史系历史专业。一个意外的情况是,山东大学招生简章上的历史系历史专业,那年招生30人,却标明是“校外班”。难道历史系在山东大学的校外上课吗?当时纠结、犹豫了好大一阵。入学后才知道,简章上的“校外班”三字纯属衍文,历史系办有校外班不假,但那是在滨州办的,并非正式录取的本科生班。素以文史见长的山东大学,竟然在历史系的招生简章上出现了这么大的错误,无论如何是很不应该的。

高考是在7月7日-9日举行,栖霞三中离县城考点有近百里路,各班由班主任带队,学校出动大客车,把考生们提前三四天送到县城考点。出发的时间快到了,我在宿舍前面,把当做床垫子用的麻袋里的麦糠倒到空地上,大多数的课本、笔记、模拟卷子也都扔了进去,然后点燃了,很酷地注视着它们慢慢灰飞烟灭……客车开动了,车轮飞驰,望着逐渐远去的中学,苍凉和悲壮愈来愈在胸中激荡起来,心里不停地念叨:“风萧萧兮易水寒,壮士一去兮不复还。”一旦落榜会怎么样?当时是不愿想也不敢想的问

题。

考点设在栖霞县城栖霞一中的校园之内。考场,就是一中的教室。住宿,住在一中高一、高二学生的宿舍里。我是农村的孩子,此前从未住过楼房,也未在楼房里上过课。所以,对考场和住宿条件,那真是一万分的满意。食堂提供的伙食更是好极了,高考期间,我们交了每人十元的伙食费,要知道,高三时我们每月的菜金才五元,高一、高二时才只有两元。毫不夸张地说,高考这段时间的伙食,是我中学阶段吃过的最好伙食。到校门口闲逛时,我还买了点杏子,放在枕头边自己偷偷吃了三天,主要是为了取个幸运的口彩。毕竟,人都是需要自我心理安慰的。

临考前一天,教数学的林老师自费赶过来,紧急又给我们讲解了几道大题。还别说,真就有估中的同类型考题。林老师,曾经是我母亲的初中数学老师,当时已经五十多岁了,我们都很感激他。班主任辛老师则在当晚传授了我们最后一个高招:“如果遇到不会做的考题,就想:我不会,别人更不会。”想想这也是经验之谈,考试必定会碰到自己不会的难题,过于锱铢必较就会丢了西瓜去捡芝麻,甚至于鸡飞蛋打,这时不妨一笑置之。

1988年7月9日下午4点,高考终于结束了。我走出考场,夏日阳光依然灿烂,成竹已然在

胸,估算自己的成绩当在530-550分之间。结果是以540多分的总成绩,顺利考入山东大学历史系历史专业。这个成绩,在栖霞三中排第一名,在山东大学历史系历史专业排名第三。对于我这样一个农家子弟而言,高考能够取得如此结果,的确得来不易。

28年过去,弹指一挥间。与现在相比,当年高考的时代特征还是十分鲜明的。譬如考试是全国统一命题和统一试卷,尽管是按省份划线录取。再就是竞争残酷。1988年高考全国录取率是24%上下,山东作为高考大省,烟台作为高考大市,竞争程度无疑更加激烈。栖霞三中那年总共考取本科七十余人,我班考取七人,录取率仅在10%上下。更为突出的,是高考的分量极重。当时高考仍有古代科举考试之风,特别是对农家子弟而言,可以毫不夸张地说,考取和落榜,人生的轨迹就完全不一样了。高考成功,不仅意味着可以免费进城上大学,更还有转城市户口、粮油关系(俗称“吃商品粮”)、分配工作等一系列待遇,甚至“读书做官”、“学而优则仕”在当时也并不完全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和空话。回报既然如此之厚,当年复读六七七年“范进中举”式的复考喜剧遂频繁上演,想来令人唏嘘感叹不已。对今天的高考学子而言,这些大多已经是遥远的过去式了。

【高考琐忆】

梦回吹角连营

□范学辉

我是1988年参加高考的,距今已经整整28年了,但许多往事恍然如昨。辛稼轩有名句曰:“醉里挑灯看剑,梦回吹角连营。”对于学生和书生而言,笔就是他的剑;考场就是他的连营。也许是人过中年容易怀旧吧,近来不时地回首往事,当年高考的一些经历,反而更加清晰起来。

当年高考文科要考数学(文史类,120分)、语文(120分)、英语、政治、历史、地理,共六门,满分是640分,在考前填报三个志愿。那真有些赌博的味道,时常有胆小的考生,考分很高却只填报了一般的高校。1988年高考和以往相比,还有个变化,就是取消了此前的“预选”。预选,即报考资格考试,大约只有三分之一不到的考生能通过。

农村中学信息很闭塞,我当时只知道北京大学、南开大学两所大学是名牌。当咨询老师时,老师只答道:“你想报哪个就报哪个吧。”那自然就是北大了,但我母亲不同意,认为风险太大,要求报考山东师范学院。我极其不愿意。最后听取了邻居(烟师毕业生)的意见,决定第一志愿报考山东大学。其